

江海英豪何昆军长
——画外有话毙“老虎”

□彭伟

丁家的客厅里，保镖们正把漫画交给丁浩水和史丽看。那史丽没有多少文化，哪里看得懂这些，就只能问保镖队长。那队长猜道：“这明显是老子要打儿子了，老子觉得就是红军要像老子教训儿子一样，来对付丁画师，不，丁老爷了？”

左一个“老子”，右一个“老子”，说得大家已经有些懵圈，拐不过弯来，再错称“丁画师”，丁浩水便训道：“你是个下人，怎么能对主人，老子来，老子去呢？”

“丁浩水，这不是和保镖们计较的时候。我们还要指望他们保护你，凭你连个鸡都不敢杀。”史丽亮高了嗓门，护着队长。

队长立刻枪一拔，手一扬，举枪发誓：“我们要誓死保护丁家太太。”话道一半，知道自己要漏嘴，话已经收不住了，只能将“太太”二字压低了许多。

一个“不知趣”的保镖，听不清，又问道：“保护丁家什么？”

“丁家老爷。”队长即刻说道，“你的耳朵长到屁股上吗？”

众人哄然大笑，唯有丁浩水一脸正经。他顾不上分析队长为何一反常态了，因为在场的人中，只有他清楚，这幅漫画是何昆给他的“回函”。他懒得听众人胡猜乱吹，一甩手，抄起一张画，丢下一句：“这漫画，什么意思，我是看不懂。不过画得不错，共产党里面居然也有这样的画家！画给我一份，我可以临摹临摹，学习学习。”

他回到画室，反复端详着这幅充满着玄机的漫画。一阵风“呼呼”地吹来，窗子“吱吱”地扇起来。心中干着急的丁浩水，总想安静些，便去关窗。走到窗前，望见院中树上的桃花，随风零落，洒入院中。这画面似乎有些眼熟，丁浩水激动得拍了下窗沿。对，这花儿洒下来，就像画上雨花洒下的景象，那画面应该是暗示个“洒”字，但还有“一横”，不是“酒”字吗？用酒克敌，果然妙招。

随后的难点，迎刃而解。丁浩水发现那个向东的方向标，明显要长些，再看看两个小男孩只有右耳，不见左耳。这看地图的方向，讲究个“左西右东”。“右耳”就是“耳朵在东边”，这不就是个“陈”字。再看看小孩，圆圆的头，圆圆的眼睛，圆圆的小手，又是“二”个小“儿”，这不就是个“圆”“元”同音，意为“元”吗？连起来，正是如皋特产“陈元酒”。他不禁佩服起这位素未谋面的红军军长，真是个高人。可是动手的时间呢？再看背面上的四个五角星，一目了然：“星期四”深夜。

画外有话，丁浩水不禁感慨，这何昆军长，真是个能人。

到了周四黄昏，丁浩水来了“兴致”，说是“好久没有喝酒了，让大家一起喝酒，不醉不休”。保镖们，都是好酒的。丁浩水派了保镖，去了镇上打了几大罐子的陈元酒。晚饭的时候，大家们喝得满肚是酒。史丽素来喜欢吃素的，看不惯这些酒菜，早早扭着个腰，妖里妖气地说是回房休息了。丁浩水心中有数，总让保镖们喝，说自己尿频，一会儿就去厕所，将酒吐掉。到了大半夜，月亮高高地爬上了天空，风簌簌地吹着。保镖们已经喝得不省人事，有的挺尸似的，四仰八叉地倒下了；有的打醉拳似的，南辕北辙地走着；有的吸鸦片似的，东倒西歪地躺在床上。避免打草惊蛇，丁浩水也来个“五步倒”，装着每走五步，就倒一下，最后在门前趴下，用双眼睥睨了四周，保镖们都醉了，只有队长不见了，真是奇怪。不会出什么岔子吧？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岔子出不了，倒是有顶帽子，而且是绿色的，正往他头上戴。

过了一阵，院子里没什么动静，醉酒的都已经不省人事了。丁浩水这才悄悄去打开门，给红军“放水”，让他们进来。但他心中纠结，那保镖队长人呢？丁浩水顾不上等红军，想去问问“母老虎”知道队长的去处吗？结果史丽房中没人，他听到厢房那边传来点声响，便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他走到队长房间附近，忽然止步不前，只听见里面传来一阵甜言蜜语。史丽正躺在保镖队长的怀里撒娇，用手撩起头发在队长的脸上轻轻一抹“不要像我那个酒鬼老公，就知道喝酒画画……”听得丁浩水瞬间青了脸，气得抄起窗台上一个花盆冲进去，一边向床上砸去，一边和他俩理论。

院外，何昆见到门开了，知道丁浩水得手了，便交代大家小心点。他安排宗子祥带四个人埋伏在门口的田间，防止有漏网之鱼到时逃出来，自己引着20多个手下，低着头，弯着腰，次第地鱼贯而入。

房中的家事，闹得正激烈。保镖队长纵身一跃，下了床，一脚将丁浩水踢倒在地。丁浩水已经无力反抗，无奈地躺在地上。史丽上前，倚着队长，伸出左脚，在丁浩水脸上踩踩：“老娘不发威，当我是病猫，当然我不是病猫，是馋猫，馋钱馋色，我馋什么，你什么不行，偏偏画什么画……”队长蹲下身子，准备卡死丁浩水。

“踢踢踏踏”，传来一阵脚步声。正当丁浩水危险时，何昆等人赶来了。保镖队长立马怂了：“报告长官，我愿意投降，重新做人。这一切都是这个婆娘指示的。”他一边指着史丽，一边跪在何昆面前。史丽恍然大悟，她被队长忽悠了，气得从床下拿起一把匕首，冲向何昆和队长。“叭叭”“啪啪”几声枪响，一位战士疾眼手快，击毙了母老虎。队长刚刚投降是假，他趁机从房间溜走。刚出大门，就被宗子祥一枪了结了。丁浩水大难不死，缓过神来，向何昆等人致谢，谢谢红军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初冬

颜希雅

爸爸的手掌

□毛文文

撑开明朗的天空
一棵老柳树被水塘泡出根须
它挤掉泥土里的乌云
获得梦一样的光
有一双手，搂着田埂婆娑
爸爸伸出手掌里交叉的农田

分发过种子和汗珠
换回一捧捧殷实和清香
人世间柳暗花明
老柳树枝权做的锄柄
在爸爸的手掌里反复磨搓

植物的血管
渐渐成为爸爸掌纹的根茎
掌纹与植物互赠秘密
公正平等，渐渐习性相仿
跟着季节，爸爸的手掌
长出了颤抖的新叶

雪顿节

□米拉

2017年8月21日，藏历的六月三十日，隆重的雪顿节开始了。“雪顿”是藏语音译，“雪”在藏语中指的是酸奶，“顿”是盛宴的意思。雪顿节可溯源到藏传佛教格鲁派创立之初，格鲁派祖师宗喀巴大师制定了严明的戒律，每年藏历四月至六月期间僧团须静心安住僧舍精进修行，这段时间也正是藏地春暖花开之时，有许多自然界的新生生命从土壤中萌出，僧人闭门不出，不踏足土壤大地，也是对有情众生的慈悲呵护。待藏历六月底七月初，僧人出关，踏出寺院，这时四面八方的百姓都准备了酸奶前来斋僧，久而久之就以“酸奶盛宴”来命名这殊胜的日子。后来还逐渐加入了藏戏表演、牦牛舞演出和哲蚌寺的展佛仪式。时至今日，雪顿节仍是藏地除藏历新年之外最隆重的节日，从藏历六月三十日开始的七天都是雪顿节假期。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展佛仪式在雪顿节的第一天，而藏戏表演则贯穿整个一周，在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背后的宗角禄康公园每天都有精彩的藏戏演出。

早在雪顿节到来前一周，老师和师兄们已经不断给我普及与节日相关的知识，大家相约雪顿节的头一天同去哲蚌寺看展佛仪式。我甚至还提前去八廓街外围找了一家藏装店，量身定做了一套

淡紫色的藏装，打算穿戴齐整去体会那一场“酸奶盛宴”。

8月21日清晨，在拉萨自己的小屋里醒来，窗外阴云密布，探手出去一试，竟然淅淅沥沥下着中雨，气温也极低。望着昨晚就叠挂在衣架上的崭新藏装，轻薄柔软的面料怕是扛不住这样的低温，只能穿上厚外套，匆匆出门赶往哲蚌寺。

一夜之间，哲蚌寺附近的道路都变了样，各种车辆都被远远地挡在交通管制区域之外，连绵的隔离栏把成群结伴的人们引向寺庙所在山体的西侧，我们不能从哲蚌寺正门进入，得从侧边的山坡上缓慢排队去往展佛台。天上的雨水依旧，不少人戴着毡帽，很少有人撑伞。上山的队伍非常庞大，往前看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往后看更是连绵不绝的漫漫长队，感觉整个拉萨的人似乎都来了。可意外的是，这长长的队伍非常井然有序，没有推挤碰撞，只有互相谦让，年老的人士还会得到周围陌生人的贴心照顾，不时地搀扶和礼让，为这阴冷的雨天送来几分暖意。

大约排队向上慢慢走了一个小时，终于见到了巨大的展佛台。哲蚌寺展出的巨幅堆绣唐卡是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面积达500平方米，那展佛台就是一整面修平的山坡。周围的人们纷纷拿

出洁白的哈达，轻轻卷成小团，先贴在额头上，然后往大佛唐卡那边抛过去。由于下雨，大佛上蒙着一层塑料薄膜。我们从展佛台的一侧拾阶而上，再从展佛台中部的一条山体隧道中穿过，从另一侧拾级而下。待我走到展佛台之下，能够一睹巨幅唐卡全貌之时，突然一丝阳光从浓厚的云雾中洒下来，与此同时，蒙在大佛之上的塑料薄膜瞬间褪下，巨大庄严的弥勒佛坐像完整清晰地展现于眼前，那场景如今还历历在目。

从哲蚌寺出来，师兄们又带着我坐当天免费的公交车赶往色拉寺，那里也有隆重的展佛仪式。色拉寺的大佛比哲蚌寺小很多，但却是一幅老的堆绣唐卡，张悬在垂直的展佛台之上，这时日光已驱散阴云，金色阳光照耀在丝质的幅面上，光华流溢，静美至极。

看完了展佛，我们又兴致勃勃去往罗布林卡，往日安静肃穆的园林完全换了样貌，到处都是欢乐闲适的人们，带着茶壶和点心，三五成群，席地而坐，过上了真正的“林卡”。还有人山人海围作一堆的地方，那就是藏戏表演的所在，我们努力想挤进去看一眼，可惜没成功，只听到藏戏表演者高亢悠扬的歌喉，震人心魄。

这是我在拉萨度过的第一个雪顿节，那天的最后也没忘记买一罐牦牛酸奶，应一下“酸奶盛宴”的景。

老街铁匠铺

□夏俊山

那年，我调进县城后，工作之余常常逛街。

沿海安人民路北的老街东行，有一间店铺吸引了我。这间店铺，靠墙有个砖泥砌成的煤炉，炉膛内火苗直蹿。煤炉旁，有两个人正在忙活。店铺的墙，有一面是壁板，因为烟熏火燎，壁板已经发灰发黑，不知道是谁，用白粉笔在壁板上写了几行数字。可能是年久失修，店铺上方，有几片瓦掉了，透进一些亮光。店铺中间，有只大铁砧，一位铁匠师傅正在捶打烧得通红的铁片，铁锤起落，火花四溅。

见到这样的场景，我顿时想起一首童谣：“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童谣所唱的，不就是打铁这一行当吗？本以为随着机械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纯手工打铁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中远去，不料在这老街的尽头，竟然还有人传承了这一古老的手艺。

炉中生造化，锤下定乾坤。说铁匠

是一门古老的手艺，从铁匠供奉老君就可以看出来。据说老君就是春秋时的道家人物老子李耳，他的门下有三个弟子：

铁匠、窑匠和道士——这样算来，铁匠该有2000多年历史了。当然，传说未必靠谱。而魏晋时有铁匠，却是千真万确的。“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康就是铁匠，他曾在洛阳城外打铁，这是史书上有记载的。嵇康的行当，现在还有人在干，应该拍下来——有了这样的想法，我的相册里也就有了这张打铁的照片。

一晃，近20年过去了。当年的老街早已拆光，新楼一幢幢拔地而起。当年的铁匠铺呢？哪里还能找到它的踪影？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我对铁匠师傅的记忆却清晰如昨：抡锤的铁匠师傅跟我聊过，他告诉我：“世上有三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打铁是苦力活，既脏又累，赚钱也不多。特别是夏天，站在火炉边挥舞铁锤，实在是酷热难耐，有时还免不了

岁月流金

被火星溅着、烫着。现在谁愿意受这份罪？会打铁的，会越来越少！”

听了铁匠师傅的话，我不无担忧地问：“铁匠这门手艺难学吗？”

“不难学。打铁这一行，没有什么理论，基本是在干中学。打制一件铁具，一般要经过五六道工序。选料、加温、盯火候、锤打、淬火、磨口……工序繁杂，要精雕细琢。每个步骤都得认真琢磨。师傅只是口头传教，徒弟要有悟性。过去，铁匠主要是打造和修补农耕‘四大样’——锄、镰、镢，还有菜刀、剪刀、铁钩子等生活用品，虽说种类不是很多，但生意还不错。现在，只剩下一老主顾，偶尔来做一些细活。”

铁匠师傅的话似乎还在我的耳畔回响，可老街就像一位垂暮的老人，不可逆转地消失在时光的隧道中。穿行在新城丛林般的高楼间，还有多少人记得老街上的铁匠铺，记得这位抡锤的铁匠师傅呢？